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鄉黨篇」第二章。

【朝與下大夫言。侃侃如也。與上大夫言。誾誾如也。君在。蹀蹀如也。與與如也。】

『朝與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。與上大夫言，誾誾如也。』「上朝的時候，在朝廷。從前的官制不同於今天，魯是諸侯為君主，魯君的下面還有卿、大夫、士。」這裡雪廬老人講解，魯國是諸侯為君主，魯君，魯國的君主，魯君下面還有卿、有大夫、有士。

「談話的時候，與下大夫、上大夫談話要不一樣。卿以下有大夫，孔子曾為大夫，還沒有到卿，卿是上大夫。」這是古時候那個時代，官制，官員的制度、階級名稱。「今日雖然沒有階級，但是階級卻很嚴格，開會時它的權力在議會，例如立法院，平常人不能參加，但是從前只要到某個地位都可以參加朝會。」這是現代跟以前有不同，但是現在只是在形式上不一樣。現在是用開會，開會在議會，我們現在講國會，像台灣立法院，它權力在議會，我們平常人當然不能去參加，立法委員他才能參加，從前只要做官到某一個地位都可以參加朝會。

「侃侃有兩種解釋，《集解》說：私樂之貌，貌是樣子。侃侃，《集注》說是剛直。」《論語集注》這個注解，解釋侃侃這兩個字，說是剛直。

「誾誾」，一個門裡面再一個言語的言，念吟吟。誾誾，「中正之貌」，面貌是中正之貌。「《集注》說，和悅而誾。」這是《集注》這個注解裡面講誾誾，注解說是和悅而誾，面貌和悅，但是

這個當中有一些像開會有爭論。

「這兩種解釋哪一種為是？孔子與下大夫同事談話，剛直，不客氣嗎？與上大夫說話溫和，是巴結嗎？」以上有兩種解釋，哪一種解釋為是，就是比較正確？這是提出一個問詞，這兩種是哪一種才是對的。孔子與下大夫同事談話，剛直，就不客氣嗎？是這樣嗎？這是一個問號。與上大夫說話溫和，是巴結嗎？也是一個問號。

「後人採漢儒的注解」，以後的人，這一章書採取漢儒的注解，漢儒注解「與同事說話時私樂。若做主的人為長官，孔子便謹慎說中正的話，不同流合污」。這是當時立場不一樣，說話也有所差別，這是漢儒的注解，與同事說話時私樂，跟同事說話就侃侃如也，形容不迫的談話。這個做主的、做長官的，孔子講話便是謹慎、中正，這是有所不同。

『君在，蹢躅如也』，「君在，蹢躅如也」，蹢躅是有恭敬不安這個樣子；「與與如也」。「現今的規矩好還是不好？不好要能改，有改的權力嗎？所以說：若居今之世，行古之道，災及乎身。」這一段雪廬老人再講到，現在的規矩是好還是不好？如果是不好，要能夠改。那我們有去改的權力嗎？像現在這個政府，它的這些制度，有一些不好的，這個不好的我們有權力去改嗎？我們沒有權力去改。若居今之世，如果我們居住在現在這個世間，現在這個時候，我們要去行古之道，要去實行古代那個方式，後果是災及乎身，這就受災殃了。人家不聽你的，你硬要這麼做，那就要受災殃了，災及乎身。

「蹢躅，馬融注」，是漢朝大儒馬融注解這兩個字，「恭敬之貌」，蹢躅是恭敬的樣子。「《集注》」，宋朝大儒注解這兩個字，「恭敬不寧之貌」，就是恭敬但是面貌不安寧，這是宋儒的注解。「韓愈說：口將言而囁嚅，足將進而趑趄。」囁嚅是想說話又不

敢說話；趑趄，腳想要前進，又不敢前進，猶豫不進。雪廬老人講，韓愈說這個解釋，「不可如此解釋」。《集注》跟韓愈的解釋，雪廬老人講不可以做這樣的解釋，如果做這樣的解釋，「這是老滑頭，老油條，孔子不會如此，作恭敬貌就可以了」。像漢儒，漢朝的大儒，馬融他注解恭敬之貌。蹢躅是恭敬之貌，做這樣注解就可以，不能給它注解成口要講話又不敢講，腳要前進又不敢前進，在那裡猶豫不安，如果是這樣，是變成老滑頭、老油條，孔子絕對不會如此。

『與與如也。』「與與，有威儀而適中，不會不及，也不會緊張。」

「公共團體開會，臨時有主席，他便是這個會議的主人，必須恭敬他，並不是只恭敬這個人，而是恭敬公眾，所以不可以自己逞能，要恭敬主席。吾對警察便非常恭敬，因為他出來執行任務，平時就另當別論了。」現在，你看有很多示威抗議的，打警察甚至殺警察的都有，這是大錯特錯。警察他是維持公共秩序的，我們要對他尊重。對警察尊重，就是對公眾的尊重。現在有一些示威的人，實在講，就是對公眾不尊敬、不尊重。所以才會有打警察甚至殺警察這樣的事情，在台灣最近還有警察在火車上被殺的。

「中國講究禮讓，所以子路率爾對曰，孔子哂之」，哂就是微笑。「因為子路說的話沒有讓的緣故」，所以孔子就笑笑了。所以中國文化，講究的是禮讓，依這個禮來讓，所以禮讓禮讓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